

小杜说,阿姨们都夸她找了个好东家。小杜的东家不就是我们吗?小杜是我通过家政公司找来照顾老妈的,每逢休息日她总要去一趟公司和熟悉的姐妹们唠唠家常,时常也会带些她做的创意小吃给大家品尝。她会说这是我让她带的。听到有人夸她有个好东家,她脸上自然有光,我也跟着高兴。

乍一听小杜称我“东家”,似乎是个遥远的名词,既熟悉又陌生。说陌生是因为在老妈主理家务的那些年里,请阿姨的事我从不过问,老妈才是真正的东家。可我又从小到大大断断续续地被保姆照顾着,对她们不可谓不熟悉。

我的奶妈就是从荐头店里找来的。我妈说在店里坐着的“竞选者”中,店主使劲地推荐着有一只眼睛的奶妈,说她的奶水足够让我吃个饱。没想到到独眼的奶妈连奶水也是“独眼”的。我妈只是奇怪应该吃饱喝足的我怎么还哭不停?直到弄堂里的大师傅悄悄告诉我妈他亲眼见奶妈用糖水充奶水喂

一块菜地分两半,左边是我家的,右边是堂叔家的,木樨树做了围栏和分界线。我在围栏上看见了一根开着花的藤,藤从上而下垂落,粉紫的花一长串,翠绿的叶排着队。我认得,那是扁豆藤,轻轻地伸出手,掰过叶片,顺藤寻根,却不见根,我就认定,这肯定不是我母亲种的。

哪儿来的藤? 踮脚张望,我看见了,隔壁堂叔家的小菜园里有个小小的棚架,架上爬满绿叶;架下种着扁豆,一根主藤衍生出许多次藤,藤生藤,藤连藤,藤遮藤,有几根次藤趴伏在地上,先顶起自己的身子,再是横向朝旁边伸去,再弯转自己的头,朝着围栏方向爬过来,一直爬到了围栏上。

我去给堂叔报信,堂叔说晓得了,却几天不到我们家来,也没有动手将藤儿牵回自己的院子,依旧由着藤儿自己爬。后来,藤上结扁豆了,堂叔也不来摘,我摘了送去,堂叔呵呵一笑双手推回,说:藤儿长到你家,就是给你们吃的呀!

我吃了扁豆,念着堂叔的气量、藤儿的奇妙。奇妙的藤儿旁,还长着南瓜藤。那是母亲种的南瓜,种在厨房后壁角的,有两棵。厨房的屋顶用的是水泥平顶,母亲拿两根长竹竿,一头搁在苗前,一头搭在屋檐上。南瓜苗一看就懂,伸出卷须就抓住了竹竿。一天、两天,一片叶、两片叶,南瓜藤日夜长着,叶子叉叉里纷纷长出卷须与次藤,卷须抓住竹竿,次藤跟着主藤,顺着竹竿往上攀爬。日复一日,藤儿爬上屋顶,然后趴在泥板上,匍匐着四散蔓延,不断长新叶、新藤,直到铺满整个屋顶。

我常在二楼窗口看厨房屋顶,灿灿黄的花、碧碧绿的叶,藤儿在屋顶上迎风招摇,屋顶倒像生产队里的瓜田,我看见了拳头大的嫩南瓜。屋顶的高度似乎给了南瓜吸收日月光华及雨水露水的便利,南瓜先是快速膨大,然后慢慢变黄,最后黄里带红,这是成熟的象

“烟云之过眼”出自苏东坡《宝绘堂记》,劝人偶意于物,非要留意于物,以烟云过眼喻之。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也会听到如烟云过眼这样的感叹,当然能发此感叹的也非等闲之辈。一代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在他的《丛碧书画录》序里说:“然虽烟云过眼,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。”张伯驹先生人生经历丰富,他不惜生命守护国之重器。先生回首往事,淡然一笑:“予之烟云过眼,所获已多”“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”,先生“心境恬淡,倘然尘世”,德行高尚。

无论经历过繁华辉煌、惊涛骇浪,还是平淡无奇,当暮色临窗、凭栏沉思时,过往都成烟云过眼,岂能不欣然接受之?

我,谜底才揭开。当年,上海人称作保姆或钟点工叫娘姨。我在鲁迅《且介亭杂文·阿金》中也读到过“她是一个女仆,上海叫娘姨”这样的句子。我的外婆是请过梳头娘姨的,老底子的女人梳发髻的多,自己打理不便,梳头娘姨每天上门帮她们梳出各种样式。现在几乎绝迹的篦箕和刨花水是梳头娘姨的标配,她们先帮东家梳通头发,除掉头皮屑,再抹上刨花水盘出个发髻来,十来分钟搞定。

梳头娘姨距今总有百把年的历史了吧,那阳哪有发胶和护发这一说,刨花水和篦箕便派上大用场了。干这行的头发梳理得特别考究,好似一列流动的广告。

伴着我从幼年到少年的住家保姆是杨妈。杨妈是扬州人,一张脸也像羊妈妈似的呈长方形,身上永远穿着散发着油烟气的大襟褂子。她来上海多年,最早是

在《茶烟云山》万字自序收尾处,著者都元白耿耿于怀上一本集子中“三五友朋一壶茶,茶烟起处看云山”句,“友朋”被误植为“朋友”而未校出,“这一颠倒,味道完全两样了呀!”对这份耿耿于怀,素有文字洁癖的我,也不禁击节赞叹。

初秋,再访静斋。回家写朋友圈:“认得都元白先生有十来年了,品茗、赏古、听逸事,虚度美好时光……”现如今,难得有这样无所事事的雅集了。

元白先生拿含砾矿泉水,泡好茶款待我们,佐以海外友人送的红宝石啤



香茗长寿图 (中国画) 林俊

饭不再流汗,乃至烧出的饭菜也不容易馊。屋顶的南瓜藤如此神奇,但我有点想不通,这满地长的南瓜藤,为何不伸到堂叔家的屋顶上去?我想了半天,检查的恰是自己。

江湖上有一句话:一笑泯恩仇,再大的恩怨一笑就过去了,豪迈,豁达。民间也有一杯浊酒喜相逢,冰释前嫌,握手言欢的说法。向前看,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,时间会使往事如风。

有人说人生没有目的,只有过程,但一回首,过程也是烟云过眼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此深沉感叹,所以人生要经风雨见世面,特别是年轻时。当暮色袭来,迷茫笼罩,脚步慢了,走向哪里,似有似无,更多的是回首过程,但也似是而非。

年少时,常听到要批判及时行乐的思想,现在又时常听说要及时行乐,孰是孰非,淡然一笑。一番春尽一番秋,还是去与淡定的人喝茶,与豪放的人喝酒,与好奇的人旅游,不亦乐乎?!

跟着同乡出道,从小大姐做起的。她们这一行有个不成文的称呼:还没出嫁的称作小大姐,已婚的都是姓在前,“妈”在后,所以我也跟着大人一样叫她杨妈。

当年我家房东是吃定息的大户人家。随女主人从苏州陪嫁来的丫头也升级成了“妈”,但主人一家叫惯了她阿巧。杨妈和阿巧年龄相仿,都是60多岁,杨妈五大三粗,阿巧随女主人,身高不足1.5米。二人虽同属江苏人,但苏州的阿巧细巧,杨妈粗犷,互不买账。

阿巧曾对我妈不冷不热地说:介大的胃口,俚屋里要让伊吃穷脱了。不过她们也有同心协力的时候:有邻居乱扔垃圾,弄脏了晾晒的衣物,两人扯着嗓门合力骂街,唱一首暴力二重唱。还有一次一只野猫几次三番到厨房偷腥,她们商量好对策守株待兔,等野猫进门时一个关门,一个用米袋套住

梨。闲聊了一会儿聊道元《水经注》就有记载的阴山岩画,移步书房,主人变戏法似的拿出哥们送的乾隆年间十二生肖墨、日本名

### 雅人都元白

潘真

书法家送的光绪年间龙笔,以及母亲当年为他绣的缎子被面结婚礼物……

大书案上的明代菊花砚,蛮眼熟的,上次来就听说了其“流传有序”的故事:都家老房子邻居是伊秉绶先生的后人,为答谢都太太经常分享私房美食,以家里米缸(火油桶)下的垫石相赠。那垫石,便是伊家祖传的明代菊花砚。元白先生曾应约为《中国民间收藏集锦》一书撰文《明代菊花砚赏析》,道尽此砚之精妙处。

这回,元白先生给我们把玩的是—块极品田黄,为香港著名书法家、鉴藏家黄君寔先生所赠。原来,当年黄先生来求章,提起润格,都先生道:“我和你,不讲钞票!”黄先生到底宝贝多,随手摸出这块田黄相赠。

《茶烟云山》面世有一年了。去年此时,元白先生发朋友圈:“……本书为前著《云山集》之前言中句‘茶烟起处看云山’所刻三十印,亦有前言,内容论及中国诗词,略发数页,以为与朋友间的交流。”为一句诗,刻三十枚章,集成一本

看皮影,是我小时候的记忆,灯光、色彩、动作,光影里的故事是儿时的乐趣。时隔一甲子,小区物业请来了皮影表演,这回,我带着小外甥一起体味这民间戏曲的艺术瑰宝。

盈盈明月,习习凉风。顺着布景的光,只见一位五十岁出头的艺人在白色幕布后面,用五指灵活自如地把握三根杆,一边操纵戏曲人物,一边用上海流行的方言唱着故事。幕布上一曲曲浓厚老上海腔调的皮影戏,呈现出“千古人物信指舞,满腹文童借口传”。

一波三折的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,讲述了唐僧取经途中,光怪陆离,变化莫测,妖魔包藏祸心,变幻成娃娃、美女、老翁,孙悟空火眼金睛,迎头痛击白骨精的

它,然后让我爸上班时带到单位附近放掉,让它不认识回来的路。

杨妈对东家可谓忠心耿耿,她要是听到有谁在背后说我父母的闲话,绝对是要反击的。她也喜欢我,带我出去时总是轻轻地用手搭在我肩上,我能感觉到她的疼爱。如今再回味,真是超出了主仆之情。

荐头店的名字早已被时代的潮流掩盖,取而代之的是保姆介绍所或家政公司。我请来的小杜便是根据需求由家政公司推荐。当然我也没忘记问阿姨对东家有什么要求?公司负责人小唐张口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:要让阿姨吃饱!

“吃饱”,作为问题提出,肯定是有阿姨遭遇过类似的委屈和苦恼。我想,东家花钱请保姆除了劳动力的补充,还希望对方向报真心和爱心。而保姆服务东家,除了赚取工钱,自然也渴望得到人格的尊重。真心换真情是双方不变的心理需求,那是光有钱也买不来的。

书——如此风雅而“无用”的事,大概找不出第二人会去做吧?

生于1949年的上海人都元白,篆刻大师,得“篆刻界三百年第一人”陈巨来先生真传,尤善圆朱印。著有《粹玉集》《元白印存》《印学三题》《云山集》《茶烟云山》《圆朱文印精萃》(与了一合编)等,还有为恩师写的长文《百年巨来》。

着布衣、住中式大宅、植金钱草于汉陶罐的元白先生,却与世俱进得很。他是“微信控”,隔三差五会晒个朋友圈——

“三伏天战高温,差不多一月而成二印,自觉宝刀未老、功力尚存。”

“这两月开始闭关刻章,一为艺术创作能处于物我两忘的最佳状态,为我一生追求的篆刻艺术完成最后华彩,毕竟留给我刻章的时间不会很多了……其次闭关刻章也是修养心性的最佳方式,对健康极有好处。发此微信是刚完成第五枚‘茶烟起处看云山’鸟虫篆的印。”

“十一点钟,突然感到好想刻这枚章,选石、打稿、刻印,两个小时,一气呵成,铃盖后,基本可不作修改,也就不再去动它了。刻印讲究三分刻七分改,这种一篇而成的印,在我的创作中是不多的,这种心手合一的感觉,不是近期的闭关刻印是很难出现的。”(这条于后半夜发出)

2017、2018年这几条,

生动故事。瞧,唐僧骑着大白马,猴王晃动着金箍棒,一个窈窕淑女摆件映入眼帘:麻布后摆件上,孙悟空时而挥舞金棒,时而腾云驾雾;白骨精时而巧言令色,时而凶

### 久违的皮影

相毕露……麻布上的画面,枝影从,争奇斗艳,引得大伙感叹点赞,更是引得儿童跃跃欲试。

这天,皮影还演出了《武松打虎》《猪八戒背媳妇》《小羊过桥》《乌鸦与狐狸》等五部剧目,展示了生、旦、净、丑、男身、女身等各种分门行当,特别是神性的形象,采用拟人的手法,将动物和人完美融合,创造出虾兵蟹将、牛头马面、妖魔鬼怪等形象。

皮影是以兽皮做出人物和图形表演故事,借助灯光,在屏幕上的灯

洪雅与泽雅,听起来像一对姐妹花,实际上是两个地方,相隔千里,各据一方山水。洪雅在四川眉州,泽雅在浙江温州。洪雅有个柳江古镇是繁华了八百年的水边镇集;泽雅有个水碓坑村,宋末元初以来便是深隐山中的造纸秘境。两者虽然风马牛不相及,但或许在明清之时,真是可以通过商旅、为官和迁居,在时人笔记中相并提及的。想想有些浪漫。

现在也浪漫。先说洪雅的柳江古镇。河边水巷小面馆高高地垂晾着白生生的宽面条,我把招牌上的菜单抄录在这里:笋子牛肉面,手工达达面,红油干拌面,红烧肥筋面,豆腐烧肥肠面,煎蛋面,渣渣肉燃面,缸豆面,酸辣泡椒粉,藤椒面,绍子米线,鸳鸯手工面,清汤抄手,红油抄手,红糖醪糟蛋,手搓冰粉,豆腐脑,咸鸭蛋,茶叶蛋……篇末点题的是:白米稀饭。

有一个角度,是在三层屋顶餐厅,四面黛灰屋瓦,夕阳斜照,阳光穿过临河千年的黄桷树洋泽的枝繁叶茂而扩开。这时,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穿过枝从出现了,她从左边的树枝迈出,凌波微步,往正中的树枝行进,接着,从她身后赶上来一个背双肩包的男孩……他们踏着水中石阶过河,但从高处往下看,仿佛是在树间行走。河对岸有座小桥,一位矮墩墩的妇女过桥来做生意,背篓一歪,漏出一把活泼的青色,啊哟,是新鲜李子,酸甜口的,不像舶到上海的李子,个个都甜得雷同。当地人:我们这里的知了都会耍花腔。不像城里的知了叫得那个单调!不信你听——

真的,知了立刻开唱了,鸣声是一圈一圈打着回环的。我赶紧开手机录下,那是川西的灵韵。

再说泽雅的浪漫。山高路远的泽雅,色泽深浓,大片青翠晕染掩映下,忽然出现平平整整一块空地,几间铭黄与黑灰驳杂的人字顶石砌小屋,如同《魔戒》里霍比特人的宅邸,低矮而庄严,那是古法制纸的水碓所在,全国重点文物。曾经日夜不息的水流作业,如今完全安静了,连生产的俗语也挂进了博物馆,必须要用方言来念才有味:“做纸,做纸,盖盖半年被,吃吃年平米”;还有,“片纸不易得,措手七十二”。

泽雅以竹制纸,创造出很多关于纸的美丽名词,如“屏纸”,也有书写纸、卫生纸、祭祀用的黄裱纸。后者可能不那么登大雅之堂,却给我留下持续回想的画面。

黄裱纸曾是十分稳定的出口商品,沿江而下,经停上海,远销东南亚,据说是因当地华侨祭祀先祖时只用产自故国故园的黄裱纸。泽雅的制纸商行之名,就这样印在黄裱纸包装上行到了水穷处。于是,那些纸张,因循着农历,在以太太平洋为尺度的广袤的夜晚,终要化作明明灭灭的烟火,星星点点,向天上的母亲们诉说着同一种语言。

怎么看都不像年近古稀的心理状态。结尾不用句号,而用逗号,是意犹未尽?他说,老师陈巨来78岁封刀,他应该在75岁,因为天天捧着手机玩微信,眼睛开始感觉不行了……

虽然深居简出,但元白先生在业内、业外,风评俱佳。

业外?是啊,这位大隐者偶尔“触电”,因其银髯飘逸的出尘形象,像煞自古代穿越而来,客串古装戏不用化妆。他出演过微电影《小先生》、电影《爱情交换水》和《订制爱情》。

这个年龄的中国人,没有没吃过苦的吧?元白



先生却不着一字,倒喜欢讲上一辈死里逃生的故事:他父亲当年为多学点技能,念了最后两期黄埔军校,毕业后赴缅甸作战,运送抗战物资,一次途中遭遇弹坑,副驾驶下车察看竟被炸死;他父亲回来后在腾冲远征军做事。他外公是开银楼的,父母临结婚,拿着外婆给的两根金条外出采购,并未换回大包小包,只从口袋里摸出一瓶外国香水……这一点,遗传至儿子的案例之一是,中学毕业,他连填三个新疆志愿,“一路好白相多少地方,半个中国兜遍!”

如此心性,是不是最适合以艺术为生?



边看边聊

## 洪雅与泽雅的浪漫

吴越

## 时尚